

法 兰 西
经 典 03

古代哲学研究

[法] 皮埃尔·阿多 著 赵灿 译

ÉTUDES DE
PHILOSOPHIE ANCIENNE

Pierre Hadot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法 兰 西
经 典 03

古代哲学研究

[法] 皮埃尔·阿多 著 赵灿 译

ÉTUDES DE
PHILOSOPHIE ANCIENNE

Pierre Hadot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代哲学研究 / (法) 阿多著; 赵灿译. --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675-5619-5

I. ①古… II. ①阿… ②赵… III. ①古代哲学-研究
IV. ①B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8505 号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
企划人 倪为国

ÉTUDES DE PHILOSOPHIE ANCIENNE

By Pierre Hadot

Copyright © LES BELLES LETTRES, 1998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LES BELLES LETTRE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9-2011-310 号

古代哲学研究

著 者 (法) 皮埃尔·阿多
译 者 赵 灿
责任编辑 王莹兮
封面设计 吴元瑛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印 张 11.75
字 数 237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5619-5/B · 1037
定 价 7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

出版弁言

1

法国——一个盛产葡萄酒和思想家的地方。

英国人曾写了一本名叫 *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* 的书，遴选了 50 位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，其中居然有一半人的血统是法兰西的。

其实，自 18 世纪以来，法国就成为制造“思想”的工厂，欧洲三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卢梭让法国人骄傲了几百年。如果说欧洲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发源地，法国就是孕育之床——启蒙运动的主战场。自那时起，法国知识界就从不缺席思想史上历次重大的思想争论，且在这些争论中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给后人留下精彩的文字和思考的线索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争论与分歧、问题与困惑，从根子上说，源于启蒙运动的兴起。

法国人身上具有拉丁文化传统的先天基因，这种优越感使他们从不满足于坐在历史车厢里观望这个世界，而是始终渴望占据

历史火车头的位置。他们从自己的对手——英德两翼那里汲取养料,在知识的大洋里,法国人近似于优雅的“海盗”,从早年“以英为师”,到现代法德史上嫁接思想典范的3M和3H事件,^①可以说,自18世纪以来,启蒙运动的硝烟在法国始终没有散去——法国总是有足够多的思想“演员”轮番上场——当今世界左右之争的桥头堡和对峙重镇,无疑是法国。

保罗·利科(P. Ricœur)曾这样形容法兰西近代以来的“学统”特质:从文本到行动。法国人制造思想就是为了行动。巴黎就是一座承载法兰西学统的城市,如果把巴黎林林总总的博物馆、图书馆隐喻为“文本”,那巴黎大大小小的广场则可启示为“行动”聚所。

2

当今英美思想界移译最多者当属法国人的作品。法国知识人对经典的吐故纳新能力常常令英美德知识界另眼相看,以至于法国许多学者的功成是因为得到英美思想界首肯而名就。法国知识界戏称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,福柯(M. Foucault)如此,德里达(J. Derrida)如此,当下新锐托马斯·皮凯蒂(T. Piketty)也是如此。

移译“法兰西经典”的文本,我们的旨趣和考量有四:一是脱胎于“革命”、“改革”潮流的今日中国人,在精气、历史变迁和社会心理上,与法国人颇有一些相似之处。此可谓亲也。二是法国知

① 法国知识界有这样的共识:马克思、弗洛伊德和尼采被誉为三位“怀疑大师”(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),法称3M;黑格尔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三位名字首字母为H的德国思想家,法称3H;这六位德国思想大家一直是当代法国知识谱系上的“主食”。可以说,3M和3H是法国知识界制造“思想”工厂的“引擎”力量。

识人历来重思想的创造,轻体系的建构。面对欧洲强大的德、英学统,法国人拒绝与其“接轨”,咀嚼、甄别、消化、筛选、创新、行动是法国人的逻辑。此可谓学也。三是与英美德相比较,法国知识人对这个世界的“追问”和“应答”,总是带有启示的力量和世俗的雅致,他们总会把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思考的结果赤裸裸地摆上桌面,语惊四座。此可谓奇也。四是法国人创造的文本形态,丰富多样,语言精细,文气沁人。既有狄德罗“百科全书式”的书写传统,又有承袭自蒙田那般精巧、灵性的 *Essai* (随笔) 文风,更有不乏卢梭那样,假托小说体、自传体,言表隐匿的思想,其文本丰富性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,此可谓读也。

3

伏尔泰说过这样的话:思想像胡须一样,不成熟就不可能长出来。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——法国思想家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,总会令人想象天才的模样和疯子的影子,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那些事儿,那些史记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法国人一直在骄傲地告诉世人应当如何生活,而我们译丛的旨趣则关注他们是如何思考未来的。也许法兰西民族嫁接思想、吐故纳新、创造历史的本领可以使我们一代人领悟:恢复一个民族的元气和自信要经历分娩的阵痛,且难免腥风血雨。

是所望焉。谨序。

倪为国

2015年3月

献给我亲爱的妻子
生活和哲学思想的
可贵且忠实的伴侣，

以示深深的感激。

皮埃尔·阿多其人其事

一、关于皮埃尔·阿多的学术生涯

本书作者皮埃尔·阿多(Pierre Hadot),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、古典文献学家、历史学家。在中国,至今还没有形成专门的阿多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队伍。我在这里不可能对阿多的生平和思想作全面介绍,不过提示几点,以助读者阅读本书。

作为一名职业研究者,阿多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机构中度过的。我们看看他的履历^①:1922年2月21日出生于巴黎;1949—1964年,供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,先后任见习生、专员、研究员;1964—1985年,任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(l'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)第五分部导师,指导希腊化—罗马时代的神学与神秘主义研究;1982—1990年,任法兰西学院(Collège de France)教授,主持“希

^① 关于阿多的介绍,详见法兰西学院网站(<http://www.college-de-france.fr>)“已故教授”栏。

腊化思想与罗马思想教席”(Chaire d'Histoire de la pensée hellénistique et romaine);1991年起,任法兰西学院荣誉教授;2010年4月24日逝世,享年88岁。

其实从“希腊化思想与罗马思想”这个教席名上,我们即可看出阿多一生关注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: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。他之所以选择这两段历史做研究,为的是探究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之关系。因为希腊化-罗马时代正是欧洲历史大转折的时代,也是文明意义上的“西方”萌芽的时代。欲探究古代与中古的文明转换,不可不明白希腊化-罗马时代的思想。

再缩小点范围说,在希腊化-罗马时代的诸多哲学流派中,阿多于新柏拉图学派尤所精通,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普罗提诺、波菲利的研究专家。代表成果为《普罗提诺或目光之单一性》(*Plotin ou la simplicité du regard*)与《波菲利与维克多里努斯》(*Porphyre et Victorinus*)二书。前者发表于1963年,后者发表于1968年,也是阿多的博士学位论文。该文以波菲利、维克多里努斯为主线,探讨拉丁新柏拉图主义与神学之关系,考证繁密而不失大体。为表彰阿多的杰出研究,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(*l'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*)于1969年授予该文“圣杜尔奖”(Prix Saintour),法国希腊研究促进会(*l'Association pour l'encouragement des études Grecques*)也于同年授予该文“德鲁索奖”(Prix Desrousseaux)。此两书的发表,标志着阿多的学术生涯正式开始。

二、关于皮埃尔·阿多的学术贡献

从大的方面说,阿多的学术贡献有三点:一是考证、翻译、评注古代哲学-历史文献;一是研究西方哲学史中的“精神修习”现象;

一是研究哲学教学与哲学生活。

(1) 考证、翻译、评注古代哲学文献

阿多受过严格的文献学和历史学训练,尤其是与保罗·亨利(Paul Henry)神甫合作编辑马里乌斯·维克多里努斯(Marius Victorinus)著作的经历,使他更加注意到文献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对于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。作为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,阿多的每一项研究都有深厚的文献学基础。他的研究工作往往与文献整理工作同时进行。经他之手整理的文献,都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权威底本。据不完全统计,他整理、翻译、评注的重要文献有以下几种:

1. Marius Victorinus, *Traité théologique sur la Trinité*, I—II., introd. trad. et notes, Paris, Éditions du Cerf, 1960(马里乌斯·维克多里努斯:《关于“三位一体”的神学论文》,卷 I—II, 导论、翻译、注释)。

2. Ambroise de Milan, *Apologie de David*, introd., trad. et notes, Paris, Éditions du Cerf, 1977(安波罗修:《大卫的申辩》, 导论、翻译、注释)。

3. Plotin, *Traité* 9, 38, 50, Paris, Éditions du Cerf, 1988—1994. Traductions commentées(普罗提诺:《九章集》, 章 9、38、50, 带评注的翻译)。

4. Marc Aurèle, *Pensées*, livre I, éd., trad. et comm., Paris, 1998(马可·奥勒留:《沉思录》, 卷 I, 编纂、翻译、评论)。

5. Arrien, *Manuel d'Épictète*, introd., comm. et notes, Paris, Livre de Poche, 2000(阿里安:《爱比克泰德〈道德手册〉》, 评论、注释)。

(2) 研究西方哲学史的“精神修习”(Exercices spirituels)

现象

“精神”(spirituel)是一个逐渐被现代哲学所遗忘了的术语。相比之下,现代人更习惯使用“心灵”“道德”“伦理”“理性”“思想”等术语。而阿多所谓“精神修习”之“精神”,其含义要比这些词丰富,相当于希腊语所谓“努斯”(nous)。按亚里士多德所说,努斯尽管在人身上只是很小的部分,却是最好的部分、神圣的部分。这倒恰好相合于汉语“精”“神”二字之本义:“最好”谓之“精”,“神圣”谓之“神”。

“修习”(exercice)一词所对应的希腊文是“askêsis”,该词的基本含义一为精心制造、打扮装饰,一为锻炼、练习。我们把这两层意思合起来,译为“修习”。另外还可选择一个的译名是“工夫”,但这更像是解释而非翻译了。

何为“精神修习”?阿多自己有说法:“我把‘精神修习’定义为一种自愿的、个人的、有计划的实践,目的是改变自己^①。”很明显,精神修习不只是理性或思想的事情,而是整个生存的问题。改变自己,提升自己,使自己臻于完美,迈向更高的精神境界,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古代,可见于柏拉图学派、漫步学派、毕达哥拉斯学派、犬儒学派、伊壁鸠鲁学派、斯多亚学派、皮浪学派、新柏拉图主义学派。较常见的精神修习有:听说、读写、默想、死亡练习、良心检查、沉思自然、对不幸的预测。请注意,身体方面的锻炼亦属精神修习,如体能锻炼、控制欲望、忍饥受冻。我们也可把这些修习划分为三个向度:与自己(含身体和灵魂)之关系、与宇宙(或世界)之关系、与他人之关系。阿多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《精神修习

^① Pierre Hadot, « Mes exercices spirituels », dans « le Nouvel Observateur » du 10 juillet 2008.

与古代哲学》(*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*, Paris, Études augustinienes, 1981)、《别忘记生活:歌德与精神修习传统》(*N'oublie pas de vivre. Goethe et la tradition des exercices spirituels*, Paris, 2008)。

研究“精神修习”这一现象,不仅涉及对古代思想的理解,而且还关乎哲学本身。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差别在于,哲学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追问哲学是什么,从古至今皆如此。哲学固然离不开成体系的概念或命题,但每一位有心致力于哲学的人,尤其我们这些从事哲学教育的人,都该问问自己,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究竟是把种种概念或命题,建筑成体系大厦,灌输给别人百科全书般的知识,还是什么别的?海德格尔曾说,每个思想家都只思考一种唯一的思想。如果真是这样,那“什么是古代哲学”以及“今天的我们如何做哲学”便是阿多唯一的思想。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《什么是古代哲学》(*Qu'est-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?* Paris, Folios Essais, Gallimard, 1995)^①。

(3) 研究古代的哲学生活与哲学教学

哲学之所以可以作为“精神修习”,乃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生活方式。阿多因此提出“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”(*La Philosophie comme manière de vivre*, Entretiens avec J. Carlier et A.-I. Davidson, Paris, Albin Michel, 2001),研究古代的哲学生活与哲学教学。

在我们这个时代,哲学家的身份往往是大学教员兼著作家,撰写论著虽不是做哲学的唯一方式,但至少是最重要的方式。在古代却并非如此:古代的哲学家不必是教员或著作家,甚至有些既不

① 该书已有中译本出版(皮埃尔·阿多:《古代哲学的智慧》,张宪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年),但中译本译“*Exercices spirituels*”为“灵性修炼”,又进而简称“灵修”,并改书名为《古代哲学的智慧》。请读者注意辨识。

教学也不写作的人,如犬儒派的第欧根尼,再如皮浪,又如罗马的从政者卡图(Caton)、鲁提利乌斯·鲁夫斯(Rutilius Rufus),他们依然被同时代人称为哲学家,原因就在于他们选择了并践行了某种哲学原则所代表的生活方式。因此,在古代,选择某一哲学学派,便意味着选择某种生活方式,某种特定的日常生活举止。所以阿多主张,对古代哲学家的理解,仅仅分析他的著作的思想结构是远远不够的,而是要把他的著作置于它所由来的那种鲜活的 *praxis* (实践活动)之中,进而认识哲学家所代表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。因此,在研究哲学家及其著作时,必须同时考虑以下三方面^①:

首先,考虑哲学家的学校(学派)生活。古人撰写哲学著作的目的与今人不同:今人撰写著作,为的是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公之于世;而古人所撰写的许多著作,目的根本不是用于发表,而是供本学派的门生进行修习之用。既然如此,它就得考虑所针对的读者,比如供新手修习与供心智成熟者修习的著作就绝不相同。更不用说供学派内的人与学派外的人之差别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哲学著作在形式上往往会多样化,比如:对话(如柏拉图对话)、格言(如伊壁鸠鲁《基本要道》)、书简(如塞涅卡《书简》)、讲稿(如亚里士多德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),而不是像今天只有单一的论著。更何况,我们今天所谓的许多古代哲学著作,其实根本就不是著作,不过是学生所记录整理的师生谈话,如爱比克泰德《论说集》为阿里安所记录。由此我们便能理解,古代著作中的不连贯甚至矛盾,体系化程度不高,思辨性不强,绝不是古代哲学认识水平的问题,而是怎么做哲学的问题。也就是说,在古代,哲学从未

^① 详见本书第四部分,尤其是阿多为《古代哲学家辞典》所写序言。

与教育彻底分开过,在很大程度上哲学与它的教学乃是同一的。研究古代哲学家或古代哲学著作,绝不能不考虑学校(学派)生活。而在现代则不必如此。因为现代的学校生活无非是完成教学任务,申报科研项目,应付各种考核,填写各种表格;更有整天为职称评定、职务提拔而疲于奔命者,发表论文、撰写论著对他们来说,要么是被迫的无奈之举,要么是沽名钓誉的手段。“学院”一词早已成为不食人间烟火,不通人情世故的代名词。如果我们说某某人是学院派,便等于说,这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的。学校已经没有了生活,生活恰好在学校之外。在学校与生活决裂的同时,学校与学派也脱离了关系:在古代,进入某个学校,即意味着加入某个学派,选择某种哲学原则;在现代,学校更像是个职业单位,我在某学校从事哲学教研,而持该学校之外的哲学立场,这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
其次,考虑哲学家的城邦生活。在古代哲学研究中,有种流传甚远的误解,认为晚期希腊哲学的主流变为了追求个人幸福,即所谓“伦理学转向”。追求个人幸福固然不错,但切勿忘记,古代的所有哲学学派,无论是伊壁鸠鲁学派、斯多亚学派,还是新柏拉图主义学派、皮浪学派,他们都从未放弃过对他人施加影响的理想愿望。程度可能有别,途径也可以不同,比如有的是直接行使政治权力,有的是为当权者进谏,还有的是以自己作为楷模,向别人展现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、好的生活,但目标总是一样:改造、解放、拯救其他人,不仅是城邦同胞,而且是宇宙苍生。“据正义而行,以为人类共同体服务。”马可·奥勒留如是说。既然如此,在读解古代哲学著作时,就不能不考虑其政治意图。政治意图无论对著作的内容还是形式,都有直接的决定作用。因此,从柏拉图的爱情对话《会饮》,从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《修辞学》,从奥勒留的《沉思

录》，从爱比克泰德的《论说集》，读出政治哲学的内容来，这实在没什么可奇怪的。

再次，考虑哲学家的个人生活。这指的是古代哲学家所进行的自我修习。任何一部哲学著作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都是哲学家精神修习历程的记录。而且哲学家撰写著作的过程，本身也是一种修习，因为对于古人而言，“写”乃是一种常见的精神修习方式。所以阿里安说，他对爱比克泰德《论说集》的辑录，绝不是普通的“撰写”，而是为了能时时记起爱比克泰德的思想，也就是作为精神修习之用。因此，在读解古代哲学著作时，不能不考虑哲学家的精神生活或内心生活，如良心考验、思想沉思等等。此外，还得考虑哲学家的神秘主义生活，这乃是哲学家与神，也就是与最高善进行沟通的生活，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或新柏拉图主义学派之中尤为重要，不可不了解，否则，在读解诸如《九章集》时难免会出现误会。

以上三点贡献是从大体说；如果从细节说，阿多在许多领域也都贡献不小。有的是针对个别现象，有的是针对个别哲学家。前者如对自然观念的研究：《伊西斯的面纱：自然的观念史随笔》（*Le voile d'Iis*），后者如对马可·奥勒留的研究：《内心的堡垒：马可·奥勒留思想导论》（*La citadelle intérieure*）。当然，还有前面所说的对普罗提诺、维克多里努斯的研究，等等，就不再一一叙说了。

三、关于本书的翻译

头回听说皮埃尔·阿多这个名字，大概是在2005年，那时我刚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。导师余碧平教授得知我对希腊哲学有兴趣，便推荐了一些哲学史家给我，希望我效仿他们做学问。除了如伯奈特（John Burnet）、耶格尔

(Werner Jaeger)、泰勒(A. E. Taylor)等这些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大家,余老师特别叮嘱我阅读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和法国哲学家阿多。伽达默尔的著作陪伴了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尤其《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:〈斐勒布〉的现象学解释》与《哲学的开端》二书使我受到教益。阿多当时却没有对我产生太大影响,《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》虽然读过,但那时的我,脑子里装满了理念论、形而上学,总感觉什么“生活方式”、“精神修习”这些东西怪怪的,对阿多思想始终没有真切体会。

硕士毕业后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此时福柯进入了我的思想世界,他对古代哲学的解释令我着迷,于是我开始学习法语,阅读福柯解释古代哲学的有关论著,并最终做成博士论文《“诚言”与“关心自己”:福柯的古代哲学解释研究》。在阅读福柯的过程中,我不仅看到他对阿多的著作多有利用,而且他们两位对古代哲学精神的理解也是相通的,尽管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不同,所采用的术语也不同。可以说,到这个时候我才算领会了阿多思想的意义。

2011年,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姜丹丹老师给我来信,问我能否做点翻译,我回信说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古代哲学,希望翻译这方面的研究名作,其中便提到了阿多。我之所以推荐阿多,原因是:他的学问值得模仿,且也能够模仿。作为刚踏上学问之途的年轻人,我深感领路人之重要,也恳切希望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学术成果时,尽量为青年学子着想,给我们提供能够模仿也值得模仿的大家之作。说到底,学术的长足进步,还得取决于后学的成长。

本书译自法国美文出版社(Les Belles Lettres)2010年出版的《古代哲学研究》(*Études de philosophie ancienne*)。该书属于“金驴”(L'Âne d'or)文丛之一。“金驴”是一套西方哲学史研究文